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實汝翼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葉蘭

謄錄監生_臣馬衍宗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啓六

上倉使薦舉啓

宋李播方

鐵硯闕心莫續盤洲之地脉繡衣具眼好開泮水之天
荒雖離音了無先事之容而啐啄或有同時之理不孤
此志端係其逢昔者東坡之門卓然北斗之望惟斯文

之宗主盡在是故當世之豪傑皆歸之陳後山之在徐
嘗賦稻田待公秧之句黃山谷之游魏亦哦小草有遠
志之詩皆由郡文學之臣自負墨客卿之列品題一出
聲價培增遂令四學士之名等華岳而俱重以至六君
子之選與星日以並垂此風無傳吾道誰屬必宗正鉅
儒之繼作則文人才士之爭趨軒輊係於一堂榮辱著
於萬世賜之許可得所歸依伏念某骨相郊寒性資參
魯付悲歌於長鋏每思看劍之文成甘活計於短檠自

喜床頭之易在重親白髮一第青衫將盤跚於筆楚之
塵又長轉於壘鹽之壑兩需瓜熟七見梅春訪三洪之
謀於故國之中拜一范之像於公堂之上枕湖光而醒
夢何嫌書懶望之嘲餐山色以療饑敢爲飯不足之歎
顧此游之不惡知其命之將通道日中明使星下燭宗
武精文選之奧謂休覓於綠衣淵明讀山海之經俾顧
言於春酒凡博我以文之意皆教之爲善之思矧當行
部見學官之時得與樞衣侍先生之教權輿有主料理

無難雖殿奔策馬之不前然見彈求鴉之貴早盡驅窮
鬼坐待東君伏遇某官盛世模型清朝柱石探邃詰之
丘索巽心洙泗之間抽秘府之圖書步武蓬萊之頂斜
飛肖日夙駕觀風以胸中之鏡而照世吏之百奸以肘
後之方而起疲氓於九殞且力扶於公議每樂得於英
髦已多桃李之芬芳肯使茆芥之冷落遂忘躍冶有覲
賞音能爲點頭收作侯邦之下客想應藉手追隨相館
之翹材禱懇惟深鋪陳莫既

上史丞相啓 李播芳

索長安之米擬就辟書伏光範之門尚干賓謁特有倦
倦之意未敢察察而言輒以萬分寫之四六儀圖愛助
此周人待山甫之情翕受敷施亦虞舜舉皋陶之意它
無求者公幸聽之竊惟國家閒暇之時當思文武長久
之術況外敵之雲擾貴內治之日嚴詎云行李之通可
緩苞桑之慮國虛難動民困易搖豈特謀國之數公知
諱用兵之兩字然能應則乃可謂定故欲翕者未始不

張令徒千里而畏人未思四境之不治一氣先竭百爲
弗開羣材付之乍佞以乍賢正論聽其自鳴而自息耳
目之受既狹心腹之委亦偏爲赤子爲龍蛇未始得敵
情之實以皮幣以犬馬但云量力力之宜軍籍既隱於
蔽蒙將材又阨於媚嫉舟師未練馬政不脩鑿斯池築
斯城豈可無九攻之具鍛乃戈厲乃刃孰能遏再鼓之
衰仰而思之無非事者上作而下不應朝廷每有是言
外呼而內不聞郡國亦爲此論惟事事備乃可無患言

人人殊何以成功周得上漢得中策將安決蠡治內種
治外責恐宜分試考先朝立四總管之謀及觀諸儒分
三大鎮之說皆欲取之人望從而假以事權一用孔明
陸遜之規模力行晁錯克國之論議移江上之屯於淮
上實闖表之粟如關中使權守禦之方漸講招懷之略
衆犬方狺則養威持重兩虎既傷則取亂侮亡是爲屈
羣策以共圖奚至無寸功之可論與其待一朝之患始
出於茲孰若折千里之衝早爲之所若任人而疑疑人

而任則聞事不實實事不聞何怪草野之私言動違槐
棘之成筭日月逝矣風雨萃之無謂天變不足慮人言
不足從庶幾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恭惟某官堪輿
間氣社稷世臣砥柱不移回平原黃河之決終風且曠
洗咸池白日之光力調更化琴瑟之絃復享和戎金石
之樂如將道古今而譽德亦可紀簡策以垂功然太師
維垣輔隆興不滿一歲今西平有子相嘉定行且十年
此非門戶之私榮實負乾坤之重寄用藥莫先於無病

止車當在於未奔相亦惟終邦其無斁如某者拙由地
稟捐不時宜獨竊考治亂之原知當謹幾微之會貧賤
不能以達志憂患又從而熏心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
之書而無路今來門下顧作石徂徠之頌而難言薦之
吾相欲令主金耀之書謀及乃心則姑願應銅梁之辟
仰勤大播盍進小忠敢輸肺腑之微誠盡告腹心之元
老一毫有補萬死亦甘平津之招賢有三惜難受汲生
之慙洛陽之太息者六實欲全周勃之功

上曾樞密啓李播芳

讀阿房之賦早累殊知投光範之書今無他覲特以門
墻之舊得觀鼎鼐之新欲輸愚慮之千往抵賀錢之萬
譬諸大海豈有待而增加然在細流固不嫌于傾寫某
聞交鄰有道寢兵固帝王之功制勝無形銷患在廟堂
之上今犬羊之交噬久鷸蚌以相持殘喘儻甦怒將移
於水蟹新兵稍逼殃易及於池魚至如歸附之民亦是
分爭之釁戰守和之未決難察察言兵食信之何先宜

事事備今徒懲創已往之失遂至濶畧方來之憂本惡
張皇事反流於怠弛初來鎮靜弊乃至于蔽蒙最是民
困易搖乃覺兵虛必潰言之唇腐識者心寒城非不高
池非不深險誰與守饑者欲食勞者欲息怨豈在明藉
令有效死之民亦未見決勝之將外憂縱緩內蠹已多
願察積薪厝火之形亟爲徹桑未雨之計通民氣於士
氣參天心於人心收拾羣材恢張衆志戒牧守之忒刻
斥將帥之驕殘亟厚邦儲速蒐軍實無非事者綱既舉

則目張不蚤圖之枝未害而本撥和羹固異於濟水同舟況逼于遇風公輔居兩社之間相尊等耳大臣不四方之慮人望謂何恭惟某官恭懿而惠和弘深而肅括榮進素定夙瞻魁下之曰台昭晰無疑豈待日中之見斗信儒者有益於國見天之將任是人未嘗揚已以取名殆欲格王而正事自參宥密益懋弼諧古所謂鄰哉之臣人將責賢者之備誠能歸草茆之公議置在本朝從而散廊廟之泰和達之薄海此真漢相矣豈憂匈

奴哉上將恨無官以酌公公亦可有辭於永世某慙由
氣稟拙不時宜頃因塲屋之文特蒙偉視繼修竿牘之
敬又沐賞音回回州縣之塵夢夢功名之會本謂伯樂
之既顧羣馬皆空寧知烏獲之難逢匹雛莫舉竊料黑
頭之宰相亦憐白脚之門生然願廣萬間以庇寒詎敢
私升斗之活涸捲珠簾於未老勿疑驚燕之呢喃令江
水分安流庶遂閒鷗之浩蕩

賀龔參政啓陸游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境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老大臣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幸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闔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

長治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曾
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
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
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
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謝葛丞相啓

陳亮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况
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

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
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已是
非毀譽肯概於胷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幹旋之
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舛
望百年舊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後功宜不憂於震動
其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
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
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

猥以門牆之舊物加之塲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常作如
新之態當令赤子曾微直上之嫌爲知己而狂言亦無
心於任運

上吳畏齋啓

岳珂

騎虹過賀曾親謦欬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夢喜
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
申敵據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
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異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

夸之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
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
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
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熟
計卧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
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
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
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

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
皇已同獸鬪議論噂喑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
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慮畎畝有懷於憂國旣旌無路
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
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模規雖狹於未宏功業
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
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
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

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
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
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落衰頽之弊願姑寘
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
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
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况
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
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

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
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
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岷之師而大駕一日
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險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
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
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
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
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

險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軼而至
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
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
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洛中原之勢
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
應朱仙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
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簣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
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

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為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偽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

在廷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
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
寵邊城保障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
主帥褻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
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幣
猶日腹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
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
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偽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

弊此特言其梗概初未効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
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抒悶悶母謂平平恭惟某
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
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專閫天心昭若以可
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
海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茫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
外閫之蕃宣當盡遠猷庶稍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
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

之唾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勲別當修贄

賀趙侍郎月山啓

文天祥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來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驩如恭惟某官玉粹金剛冰懸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杵燈碁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

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必在其中方建
纛而前千軍遶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馬而有
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酌謫
仙捉月之魂上下風檣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
陸沉之歎發而爲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
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爲備不數處可共險於敵人朝廷
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趨貳於
西曹太乙靈旗出陪貂尾鈞陳玉檻進逼鰲頭青天白

日鳳凰之聲名高山深林龍虎之氣勢前行爲兵部小
舒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亟正鈞樞之拜某濫巾劇部
望履脩門班漢從於甘泉宮喜稱知己勒唐功於浯溪
石已戒有司

謝何樞密夢然啓文天祥

范質傳衣曾侈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復蒙元獻之知使
諸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輒伸下悃庸叩中樞
伏念某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欲得其

本心嘗讀聖賢之書初無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
生偶持觚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鸞鳳杞梓舉集
權公之門款段駘誤登伯樂之廐名姓雖塵於函丈
足跡未造於仞牆山斗之望彌久而彌穹畎畝之蹤愈
踈而愈隔閉門自守知尚口之乃窮遜世無求惟觀頤
而自養凡竊祿奉祠之日皆省身念咎之時承明之廬
著作之庭未嘗意想寂寞之濱寬閒之野遽拜寵光胡
爲乎來哉是有其故矣想木天之清峻望丹池以凌競

顧非麒麟驚鷺之英其如亥豕魯魚之謬深有慙於負
乘敢自己於循牆茲蓋躬遇某官名世鉅公清朝良弼
持樞贊化共調傳鼎之梅報國薦賢不種狄門之李遂
令公選亦及凡材某敢不勉企前修恪持素節就中書
而見座主將求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爲名臣尚賴終
身之保任

謝江樞密古心啓文天祥

領祠宮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苑之丹鉛誤蒙推轂薦

非由於識面事真可以語人頂踵銜恩額首奉記切以
觀遠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間遇大賢而相知韓
公以爲遭逢之盛蓋受恩非天下所少而知已得君子
爲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牆之隆遇此古道
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執經而後承恩以來念
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欲自拔
於常人之類庶幾無負於上帝之衷頃趨闕下之時適
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不辰外阻內訌繫禍

至之無日因拊躬而思奮遂投醕而獻言當時破腦而剖心何啻焦頭而爛額有倉卒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六太息之陳豈曰賈生少年之過三千字之獻幸寬郇謨東市之誅逮時事之既平滋人言之無據小體者戚其失措好事者高其得名痛癢亡知者以文采爲賢操挾不正者以譁競爲議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祿端閉門而讀書未可與俗人言姑盡我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

勤延譽於諸公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敝帚增千金之重雖深慙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求堅乃心欲報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碩望昭代真儒胸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睠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樞非徒耀不老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大來之會皆前推後挽之功遂使疎庸例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郇公之譽薦仲淹於

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啓七

謝李郡伯建三元坊啓

明商輅

三元及第今爲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昔高密爲鄭康成建通德門頴陰爲荀朗陵改高陽里皆邑令崇一鄉之虛譽與時流

爲千載之美談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筆如坐會
同館而張冰篆如游法華寺而觀邕碑波弋峙金鳳而
欲飛閭巷疑蒼龜而再轉雖進士之科未復然化民之
意已多某因念平生真堪一笑袞龍殿上嘗誇獨對之
三千朱雀橋邊今作尋常之百姓進不得陳箕子之洪
範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開山學効嘉眉之規借時文
明孔孟之思松間倡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
亦有事親從兄之樂然或預司徒之役則又如舉子之

時伐樹削迹之仇吾知免矣毀瓦畫墁之咎誰能興之
不圖三十年金榜之名增重二十石銀鈎之字成前日
部使欲爲之志動昔年鄉人助喜之心十字街頭如浮
圖之起廢一千年後與華表以俱存何榮如焉可感多
矣茲蓋伏遇某官坤維間氣河右俊人泉府培風善計
江西之財賦翰林借選飽看天上之圖書肯爲朱幡早
蓋而來大是碧嶂清江之福論振文誅奸之政李弟元
兄用留耕救荒之心召父杜母使七八月遂雩壇之望

使三百川無溱洧之憂一日而百廢俱興三年而四境
皆治遂令迂濶亦屬作新某雖奉几筵敢忘祭戟武陵
太守屢許訪於堯花黎家小童竟空吹於慈葉未由晉
晤曷盡多言某敢不佩此寸衷銘之百世薛少保三大
字長如甘棠蔽芾之春楊文貞一瓣香願祝仙李蟠根
之盛其爲飯嚮無任敷榮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啓

王世貞

通者巽書游至渙汗頻頒當九重特達之知親書上考

覃八命穹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鬣榮施曾祖承華之峻
秩魚軒駢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茲日之李贊皇屈從齒
冑他時之韋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已倍恒欣鄉國尤傳
盛事伏惟某官閣下中吳孕秀東海涵靈智崇禮卑動
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業就素臣仍公好
惡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士無雙褒然南宮之
選首廷魁第二允矣太史之呈祥再頌成均多士皆其
陶冶兩裁帝紀一時賴以權衡自魯連拂萊海之衣而

嚴陵系桐江之鼎南陽隱士獨稱爲卧龍洛下兒童皆知有司馬傅岩特召無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丙魏之嫩清標著於平日故中夜無可卻之金白麻播於內庭而外朝減徵聲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毋養交而惜名人皆望之植同已排異已公不謂爾渙小羣成大羣爲國則舉不避讐遠嫌則恩無歸已若水若旱必與聖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社稷以爲悅當慈顏之底豫或少展其愁眉若睿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念此

蓋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之眷命有隆而循牆之讓德彌著謂青宮一品已堅辭於達書之辰彼素絲五絕實遠逾於章甫之貴匪故奪公之守殆將伸國之經某等素切儀型遙深踴躍惟詔功詔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爲盛皇天之產名世已過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謝督府胡公啓

徐渭

渭失歡帷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

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
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
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
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
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
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
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
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

在而喜頽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
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上新樂王啓徐渭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驂作賦
本無染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逡巡解網憊
悴非人偃螫自幽鄉間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
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待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
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

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迸霞入齒飛雪是
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並逸
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
灑不停騁騷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
授簡顧茲修路易由裁營聊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
刻真愧蟲雕

啓諸南明侍郎徐渭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譬如蝦蟇跳

躑於葦蕭曠曠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
譬如雉兔觸罟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
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
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
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
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即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其二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

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盖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噓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蟲瘝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

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
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
玉成從此餘生並是付之再造

謝某徐渭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丈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龍
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卧下捧蛟鼉五彩暈飛上織
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
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

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贈
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興夢
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徐渭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
云梓澤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綵煙
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敢枕裁謝

答王荊石啓馮琦

祇奉王程言旋子舍當藩服投簪之日遂家庭舞綵之
歡解組懸車未及馮唐之老賜金給驛偶同疏傅之歸
展烏烏於庭闈儼驂駢於道路父母倚閭而見望鄉鄰
策杖以來觀若非藉東壁之光何以遂南陔之養天涯
芳草喜遊子之初還闕下紅雲覺仙班之漸隔爰從祖
道憶在師門千載遭逢十年教訓某在門人之内獨蒙
國士之知至於瀕行促膝之談具悉出格推心之愛侈
儀文而載錫枉車騎以過存更邀華袞之章如奉夜光

之壁青黃見借謬蒙空北之稱蒼素不迷賴有指南之
誨將永垂於琬琰愧難報於瓊瑤惟天上夔龍永師師
而共濟俾堂中燕雀得姁姁以相安方同薄海之民共
仰格天之業

候申相公啓馮琦

頃以驕敵渝盟衝邊告急廟畧普收於羣策薦章謬及
於非才念惟九列之明揚實本三台之汲引銘心知感
撫臆難酬舊緣塞上之驅馳粗見敵中之機變欲陳固

陋罪莫大於侵官仰辱甄收士固伸於知己逖聽盈庭
之議爭談出塞之師奉社稷之寵靈馮廟堂之指授雖
使先聲所至可收不戰之功乃自上古以來未聞必征
之策越從款貢久戢干戈將吏之遷調不常邊備之廢
弛已極剋剝四出苦役百端兵不識將而將不識兵用
非所養而養非所用塹山湮谷尚云乘塞之難敵甲冑
兵何遽出車之易以我軍之不教值勍敵之方張欲舉
三年市貢而罷之一朝是盡七鎮生靈而付之一擲遽

聲邊方之罪則助敵益堅盡罷諸部之封則犯順必速
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我無所不備而力分且大興絕漠
之師必盡轉中原之餉國虛難動民困易搖上兵惟貴
於伐謀下策莫危於浪戰欲建外寧之業無如內治之
圖秣馬厲兵椎牛饗士下見恩而後用法上持法而後
用兵寬文網以破拘攣考功能而甄壯烈惟我兵能奮
於固圉彼強鄰自頽於堅城先未敗而後圖功先亡害
而後徼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且邊臣在賞

罰之中然後肯盡心力廟廊在功罪之外然後能知權衡若借爲傾宰相之階恐遂至貽國家之禍人心若此政體爲何惟白日既照其精誠即青天可徵其心事社稷之事爲重雖髮膚其可捐邊疆之釁已開在金革而無避憂患忍遺之君父方畧無踰於老成在今塞上之范韓孰若禁中之頗牧崇論宏議決策當如執玉之堅元老大人同心乃有斷金之利是謂籌運於帷幄即可戰勝於朝廷則四塞之膽常寒而三軍之氣自倍矣

與敬一長君中秋啓蔡復一

八公叢桂是王家招隱之山五夜月明偏帝子忘憂之
館此讀騷所以入楚而應教在於遊梁者也况佩浦生
風接蘭臺之秋爽洞庭觀水勝楊子之銀濤廣殿開樽
長筵撤燭度霓裳之曲曼別人間鍊蟾杵之九疑分天
上十二樓臺在堆瑤之境而三千世界爲弄珠之遊矣
不佞葭渚蒼蒼感伊人之倍遠梁蟾片片恍仙客之可
親敢酌露尊遙供霞帳此生此夜儘教皓魄共圓明月

明年何處紫簫相憶

答武官中秋啓蔡復一

玉帳秋嚴冰壺夜淨鶴應鼉而鳴露挾爽氣於青冥龍
爲劍以搖霜洗寒光於碧海惟柳營月霽緩帶有真將
軍俾桂殿風清捲簾堪娛客子邊聲已靜於砧杵候宴
遙贈於壺觴南呂律中倚蟾蜍而送醉西庚照外立鵬
鷺以橫空慚無彩筆比照乘之蚌珠願取金精鑄封侯
之鵲印

答史心源啓蔡復一

日下譚兵馬曹久聯於伯仲星來作鎮鵠次重締於弟兄尋舊盟以可溫遺素書而相憶某官胷吞雁塞手闢龍門韻字清雲人倫歸其水鏡韜鈴黃石材官賴以權衡既壯方叔之猷爰試伏波之畧陣圖飛輓一身兼領蕭韓控嶺襟谿千里平臨黔楚比文公之開衡岫旗卷蠻烟歌召伯之紀漢江車隨春雨維風貞度則令秩先後之庚攬勝羅奇則山窮大小之酉報國堪歌於棠蒂

懷人更贈乎梅花驚影帶霞奚啻織裏之采鴻聲度雪
兼賦受餐之詩某求夢頻迷依光忽近讀騷宿業時搜
車渚之螢囊傍藥微軀欲訪牀砂之鴉井被青颺而覺
爽傳明月以寄愁文綺合懽故人之心尚爾芷蘭共味
公子之思何忘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奏記一

劉勰曰記者志也謂進已志也

奏記大將軍霍光

漢丙吉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

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謦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小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叅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奏記霍光

杜延年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過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

奏記王暢

張敞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

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惟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
緹紫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名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從
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
然後三光明于上人物悅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登
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
才日月之耀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
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陵出于章陵三
后生于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

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
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
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奏記蕭望之

鄭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
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
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
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

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竝見二子沒齒而已
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
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
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杜欽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
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
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

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著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

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
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
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
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
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

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殷唐之舉察
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于總覽賢才收集
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
光名宣于當世遺烈著于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
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
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
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
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

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

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
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
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于沈身而和
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
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
無荆山汨羅之恨

奏記大司空王邑

范升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王莽頻發兵役

徵賦繁興升乃奏記大司空邑曰

升聞子以人不間于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
為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
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
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
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
天下歸怨于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
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車之轍探湯

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于湯火之中非國家之福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奏記鄧隲

龐參

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銜賣什物以應吏求

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于曠野牛馬死于山澤縣官不足輒貸于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迺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于彊多田不耕何救饑敝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

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
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
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
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奏記梁商

霍譖

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雖未
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
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譖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

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
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
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于鼻目衆竅毛
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
至于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
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
子孫逕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
累無故判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

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于附子止渴于酖毒
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
幽靈感格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
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為
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
恩豈有寃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
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
行動天地舉厯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

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奏記梁商

李固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淨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

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
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
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
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
清儉自數年以來灾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官
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
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如近者月食既于端門之側月
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

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
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
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
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
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又奏記梁商

李固

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
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

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搆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偽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

奏記外黃令 申屠蟠

伏聞大女緱玉為父報讎獄鞠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
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
猶高其節况玉女弱息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
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
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
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
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

尚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

奏記梁冀

朱穆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

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
或絕命于箕楚之下或自賊于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
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嘆嗟
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
諛之人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紀
綱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
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
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

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

奏記劉焉

秦宓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
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
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
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
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趨震驚鄰
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
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
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

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
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崇樂面前之飾而
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
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
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

奏記詣蔣公

晉阮籍

藉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
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

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于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奏記詣南徐州新安王

梁江淹

伏惟明公殿下列譽椒壁飛聲沖漢爰求儒雅傍招異

人削赤野之玉翦燕山之金至如淹者東國之徒步耳
方斂影逃形匡坐編蓬之下遂遭烟露餘彩日月末光
惟恩知泰變色薰心淹聞齊石既撫無待巴人之唱檀
臺已構寧俟不才之木淹愚幼乏鄉曲之譽長匱芹藻
之德宜宜炫璞鄭氏獻鳳楚門哉願避職吏緩其召書
奏記宰相

唐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
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

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惟漢東觀大集群儒
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
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
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
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
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
史臣編錄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罕通行狀
即仲尼猶且管窺況中材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

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隱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以懲惡勸善為先今史官記注類稟監修或謂尚須直辭或謂宜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免庶可立成今監者不

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
炎涼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
剝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屢辭載筆
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
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
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
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哀而許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

七十四至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馬衍宗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私箋一

劉勰曰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

與竇憲箋

漢崔駰

主簿崔駰言今日漢陽太守校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
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

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糜
兕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
射兕于徒林以為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
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侯大人所為要資
也駟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乘是以竭其惓惓敢進
一言

與太子牋

魏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

宣頌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
喉轉引聲與茄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
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
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茄曲美常均及與
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
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
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艷是
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
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納謗姐
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
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歡
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燕喜之樂益
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與劉靖牋應璩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
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
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
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張趙三王
之治未足以方也

與曹昭伯牋

應璩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為邑宰

所宰幽閒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
不虛矣損書及遠若從雲墜

與却鑒牋

庾亮

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獄道
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及今曾無
悛改主上自七八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
惟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
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

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其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摶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

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
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
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
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茲不掃何以見
先帝于地下願公深維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
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

與陶侃牋

慕容廆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
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
延道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
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
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
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
輦王敦倡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
甚于桀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

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
荆衡伏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
暴竊為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
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
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
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
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
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

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伏周張內馮顧
陸拒魏赤壁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
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雋匿智藏其勇
略邪將呂蒙凌統高縱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
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于累卵假號之強衆心所
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
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
欲善于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

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虜于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盡宣

與韓伯康牋

俞益期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
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木下
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
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
伸如絕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
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
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
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其二

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心
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繇歸
哉

其三

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
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為昏姻今有二百戶
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

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其四

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木花為雞舌香木節為青
木香膠為薰陸根為栴檀葉為藿香心為沈水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私牋二

與天公牋 晉劉謐之

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

其二

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

延燒其廬水突壞其田何小人兮頓偷雙船由是行無
擔石室如磬懸

與天公牋

宋晁道元

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
容數牀積汙累燠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
黎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紵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
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寧捲則脊露

其二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
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稍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
小兒傖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脰肉落如
手攣筋徹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
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癩行步雖曠了無
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
輦言語僂僂聲音駭人惟堪駟雞宅無所役遣詣阿嵇
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簡一

劉勰曰簡者畧也言陳其大畧也 復徵曰簡竹板也古者執簡記事故單執一札亦謂之簡後人以事情反覆非簡可盡乃直名曰書也

與人手簡 晉王羲之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似夢中語邪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能悉

其二

去夏得足下致印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二帖文體明辨題曰與人手簡入簡類中想自有見故仍

之

簡沈麟士

梁沈約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衷

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沈冥自遠幽貞之操義
高篆策雖將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
山既鄉內所豐清川亦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鳥
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宿願真
幽期可託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臯以慰閒暮則生平
之心於此遂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宋司馬光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

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札宸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與王介甫簡

歐陽脩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得一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

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
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哀病者不得
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亦不
聽大懼難久于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為庸人
以死爾其它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回蘇子瞻簡

王安石

某啟承誨諭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
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嫵麗與

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
一臠旨可知也公竒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
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
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盡悉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張耒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
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誅
貴幼不誅長誅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

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繇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

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僭易死罪

簡李汝弼侍御

明馬中錫

謝病以來孟灣舊業外置得薄田二三頃見有茅屋數
間前後雜樹數百株別號東田以此入首夏齋酒時往
擇繁陰席地以坐與一二客小杯徐酌商晴較雨興闌
飲犢衛流聽鶯官柳放浪移時尋復舊所再呼餘瀝盡
歡乃罷不取衣冠文字之輩往往皆村翁社友此無拘
束彼無計較日夕巾車而歸矮牀凹枕齁齁美睡無趣
朝之累坐衙之擾日將三丈始起科頭未及理髮而酒

伴已候門矣。哀遲之年，何幸得此。回視宦途職務勤劬，不遑寢食，得失榮辱禍福之幾，當必有辨之者，不敢多贅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六